

有人类以来就有两个小人,一个在你的周边,另一个在你的身内。前者是明的,有形有色,让人讨厌。后者是暗的,无影无声,藏身在内,不易察觉。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周边小人并不可怕,它在明处,只要时刻留神,小心提防。可怕的倒是身内小人,小而不露,内而不显,人又缺乏自知之明,很难识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两个小人,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来者不善,大有里应外合之势。幸好,巧遇一位智者,提供建议两条,不妨参考。

其一,把周边小人当老师,把身内小人当敌人。人,不能没有老师,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有时候反面老师还更为深刻,更刻骨铭心。周边小人逼你夹紧尾巴做人,时时检点自己,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



世间存在距离。距离有许多种:月亮与地球之间,是空间上的距离;同样站在河边,也说“逝者如斯夫”,你和孔丘之间,是时间上的距离;白发如新,倾盖如故,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身边的姑娘不懂爱情,人与物与我之间,是心理上的距离。

空间上和时间上的距离,可统归为物理上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需要超越。在超越的过程中愉悦心智,在超越的尽头脱凡入圣。

物理学贵在以近知远,以易知难知,以可知知不可知,超越距离。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想出了鉴定金冠真伪的方法,于是欢呼雀跃,裸奔于雅典街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了两个大小不等的铁球,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在瞬间消失,他险些被教会做成意大利式烧烤。

而心理上的距离需要保持。在保持的过程中愉悦心智,在生命的尽头脱凡入圣。爱情和感情是不完全一样的。梦归梦,尘归尘,土归土,情人是要梦的,老婆是要守的。黄脸婆永远是黄脸婆,梦中情人淡罗衫子淡罗裙,总在灯火阑珊处。可是走近些,挑灯细看,灯火阑珊处的梦中情人也不过是另一个黄脸婆。

但丁足够聪明,暗恋 Beatrice 四十年,得《神曲》三篇。他从不敢让他的暗恋接受日常生活的洗礼,所以他的暗恋精细而悠长。试想但丁如果和他的暗恋结合,一个星期之后,他不会觉得 Beatrice 比一盘新出炉的比萨饼更诱人。

司马相如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卓文君太好,他无法把持。文君解风情,听得出相如撩人的琴心;文君有勇气,千金身家一笑抛之,随相如私奔天涯;文君充满世俗智慧,开个小小酒馆恶心娘家人,从而过上小康生活。可到头来,有好妇如文君,相如还是要逃。逃出来,便是生前身后名。

所以不要小看这段距离。它或许只是一堵墙,一个严厉的家长,一个存款的差额,或一个固有的观念。但是在这段距离里可以种植相思,可以收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所以要学会知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段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环肥燕瘦,胸大的苗壮,胸小的肤吝,每个女人都是最美的美人。但是,世间又有几个敏而好学的人能学会知足?



两个小人

施新土

蠢事;周边小人教会你懂得沉默是金,走自己的路;周边小人使你懂得吃亏是福。至于身内小人,则另当别论,无论从正面反面,从主客观观,对自身有害而无一利,把它视为敌人,一点也不为过。私心、野心、贪心、妒忌心、虚荣心,都源于身内小人作祟,如果任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必将把你从光明推向黑暗,从天堂打入地狱。正如傅雷先生所说,“真正的光明不会永无黑暗的时刻,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

其二,对周边小人要感恩,对身内小人要管控。对老师自然要感恩,反面老师也不能例外,尽管他们的

用心是卑鄙的、险恶的,但效果已走向他们初衷的反面,客观上助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增长生存的本领,甚至把你推向人生的高地。而身内小人这个无形的敌人,当我们经不住种种诱惑,眼红,心动,手痒,此时身内小人就会观颜察色,投你所好,使你落入圈套,一步步让你成为真的小人。真是可恶之极,恨不得将它赶尽杀绝,但这又是办不到的,因它是你自己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铲除它,只能设法管控它。抽象又神秘的身内小人,说穿了就是无尽的欲望,无度的邪念,是心田中的杂草,心灵里的灰尘,如此而已。佛经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农田要除草,房子要打扫,心灵也需要去尘。一日三省吾心,就是心灵最佳的除尘器,正如欧阳修所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

西方文学史上有四大诗人。哪四大呢?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其他三位读者大都耳熟能详,但我常听到这样的反

可翻译成外文却味同嚼蜡。人家但丁作品当初恐怕不是为了写给中国读者叫好。既然被称为西方诗坛四圣之一,想必有些道行。

那么,但丁的道行在哪里呢?首先,他是意大利语之父。在但丁以前,意大利老百姓说方言土话,官方用拉丁文。世界上有了规范的意大利语,全拜但丁的著作和规范表述之赐。其次,但丁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起源时说过,西方新时代的开启是以但丁为标志的,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但,又是谁把但丁造就成了诗人?大概您想不到:是一个九岁的女孩。

但丁原本是个政治家,他曾经做过故乡佛罗伦萨六执政之一。他心系政治,并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后来政争失败,于1301年被判终生放逐,最后客死他乡。

但丁生性敏感但长相古怪且极其内向羞涩。他的一生其实在童年时代就被宿命的一击决定了。据但丁自己回忆,早熟的他在九岁时某一天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像受到雷击一样被她的美震撼了,幼年的但丁顿时成了一座目瞪口呆的雕像。他随后打听到这个姑娘的名字叫贝雅德丽齐。他就这么朝思暮想地盼着这个姑娘,但她从此云逸霄遁。

大约是上苍垂怜但丁的凄苦,在他成年后又有一次见到贝雅德丽齐。她

面前的小圆桌上,摆着一盆典雅的绿色植物,淡淡的咖啡香在空中弥漫。我们表演鲁特、皮亚佐拉和伊贝尔的作品,长笛与钢琴声在这个有着天然混响类似教堂的声音空间里,显得格外透明和悠长。观众就在离我们不到一米的地方听,在我们表演时,他们不会动咖啡杯,听得很认真。于我们表演者而言,没有台上台下分界的舞台、近在咫尺的距离、观众的表情和热情的掌声会让你变得更为放松,更集中地表达音乐的内容。皮亚佐拉动感粗犷的《探戈历史》、鲁特精致优美的《古风组曲》以及伊贝尔朦胧的印象派语汇在此一一展开,场内温度逐渐升高,表演者、观众、音乐与南厅形成了互为默契和交融的一个整体,这种体验很美妙也

很享受。当然,音乐午茶吸引人的还有边讲边演的形式,当天,主持人一嘉非常有技巧地穿针引线,在我们和观众中间提问,我和芷诺对长笛的发展历程、乐器特色、乐曲的背景都作了些介绍。结束后,有一位观众兴奋地对我们说:“这里环境真好,原来长笛的音色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以后我有空一定经常来。”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说实话,第一期表演完,大家都长舒一口气,毕竟万事开头难。当时也有朋友提出疑问:如果以后几乎每天一场的频率,会有那么多表演资源和观众吗,能坚持下去吗?方靓副总经理这样回答:“做起来吧,碰到困难可以慢慢解决,不做不去尝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你看,大家还是很喜欢音乐午茶的。”

中学时代,有一年暑假和课余戏剧组的同学们在一间学校的露天场地观摩在简易舞台上表演的朗诵节目。那次请来了几位专业演员,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胡庆汉、苏秀、赵慎之三位老师的朗诵。不承想后来和他们成了同事。

胡庆汉的朗诵当年在爱好文艺的青年中是颇有影响的。他还常去文化宫辅导。我们也看过胡庆汉配音的《红与黑》等译制片。

听观众朋友们称我“公主的声音”,实感惶恐,受之有愧。生活中我早已是“公主的祖母”了,事实上我从未给真人饰演的公主角色配音。在上世纪80年代初虽给中野良子主演的日本古装影片《吟公主》配音,但女主角是个大臣的养女并非真正的公主。我倒是给美术片中两个公主角色配过音。第一次是刚工作,不久在美影厂木偶片“孔雀公主”中配音,公主婀娜诺娜,和我搭档配王子召树屯的就是胡庆汉老师。那时老胡经常配英俊帅气的角色。还有时既当译制导演,又担任片中主角配音,工作虽十分辛苦,但十分出色。

早听老同事说胡庆汉嘴馋、爱吃,苏秀老师曾说早年和他一起去北京开会,吃到一种食物,老胡很爱吃,后来他再想吃可又说不上名字,只说他要吃“胳膊肘”,闹了一场笑话。上世纪60年代初,组织小分队上街,搭台宣传演出。一天多场,天又热,挺辛苦。嗓子也吃不消了。医务室人员带着青霉素含

一袭白袍,静穆庄重,宛如天使,其圣洁辉光照耀得但丁目为之眩。这可望不可即的幸福转瞬即逝,但丁悲戚地得知,此时的贝雅德丽齐已为人妻,他只能以一生的苦恋来仰慕她——其实,他尚不知道,这才是他宿命的开始。

贝雅德丽齐不幸早逝,只活了24岁,但她却被但丁思念了一生。不止如此,她把一个痴情少年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大诗人,顺便也把自己的名字写满了诗的天宇。不止在意大利语,打开任何一部西语词典,你都会发现,Beatrice 这个词都被以但丁爱过的天使形象铭刻至永恒。

但丁童年初见贝雅德丽齐时的震撼,似刀刻斧斫殷契在心里,第二次见面只敢仰望。没有贝雅德丽齐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没人得知。但我们知道他的痛苦和哀思。在贝雅德丽齐去世后的第三年,亦即他童年第一次见到她后的第十八年,这位平时热衷时事的青年政治家用他那善于写烽火交织辩论文章的手写出了哀婉深挚

后,有一位观众兴奋地对我们说:“这里环境真好,原来长笛的音色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以后我有空一定经常来。”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说实话,第一期表演完,大家都长舒一口气,毕竟万事开头难。当时也有朋友提出疑问:如果以后几乎每天一场的频率,会有那么多表演资源和观众吗,能坚持下去吗?方靓副总经理这样回答:“做起来吧,碰到困难可以慢慢解决,不做不去尝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你看,大家还是很喜欢音乐午茶的。”

相信很多爱乐者和我一样,中午经过上海音乐厅,会驻足观望,抑或干脆进去听一场。当来“音乐午茶”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那么我们都会发现中午的时间多了很多乐趣。如今,音乐午茶即将迎来1000期,让我们继续和她约会吧!

片备用,含着味甜甜的。胡庆汉嘴馋了,他忘了自己是青霉素过敏的,要了一片含着。这下糟了,马上浑身起红点,眼睛也红了,狼狈不堪。大家都吓得不敢。这事让老胡被笑话了好一阵子,成了证明他嘴馋的口头禅。

和其他几位从外省来的前辈同事一样,来上海几十年可说不好上海话。下乡搞四清时胡庆汉努力学习说上海话,也大胆开口讲,可还是把“图片展览”说成“肚皮展览”。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我有机会多次被邀与老胡同台表演,一起参加活动。常没大没小地称他“老汉”。好在胡老汉为人随和,和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

厂里青年演员渐多,先后来了适合配帅气角色的乔榛、童自荣等,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胡庆汉就主要担任译制导演工作了。可在雨果名著改编的影片《悲惨世界》中,男主角冉·阿让由胡庆汉配音,戏份很重,老汉配得很是出彩。台词分寸、感情起伏处理得恰如其分。

后来胡庆汉年事渐高,身体渐差,血压高。为了照料他,也为防他贪吃,出席宴会时他的二儿子胡平智(后继承父业,亦是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常陪着他,关心地监督他的饮食。眼看有些美食进不了口,胡老汉会有些遗憾的样子,可他基本上还是听劝的。

怀念这美丽女子的文集《新生》。但丁不知道,他的这部作品必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因为用来写这部作品的,正是标志着现代意大利文诞生的“温柔的新体”,而他心中的天使,更是因之不期而然地走向了永恒。

但丁当然并没止于此。在被流放的下半生,他苦恋故土,一刻也没有忘怀贝雅德丽齐。在遇见她33年后的纪念日,但丁开始写作他不朽的《神曲》纪念这位天使。这部著作他写了14年,直到逝世。但丁一生只

活了56岁,可他怀念贝雅德丽齐47年。没有贝雅德丽齐,他可能也会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有了贝雅德丽齐,他的名字享誉世界。这段史实最悲催的地方,是贝雅德丽齐跟但丁并不相识,她短暂的一生中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文豪死生相依地眷恋过她。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中国这种古典的情愫居然能在遥远的意大利找到翻版,真堪一记。

限制

曲曲

有人说,去做一件事,去爱一个人。这就是幸福。然而,我们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总是会感到沮丧。这是现实对我们自身的限制。这样的限制是否可以被突破?答案在行动中。爱默生说:“行动大于思考。”例如,我想去开一家植物主题的概念店,这个想法甚至已经酝酿许久,但是当我真的想去做它的时候,又变得患得患失。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去做这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总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若是真是下了决心,这个事情会比我们想象中更简单。往往最大的收获和价值远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赏。我们很容易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不能实现理想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了。

20年前,沪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音乐厅和剧场,爱乐者的数量和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剧场一年举办的演出大概不过十几二十几场,而这样每周一到周五举行的音乐午茶,恐怕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我欣喜地看到音乐午茶的表演队伍在不断扩大,排队预约的观众络绎不绝,音乐主题和曲目丰富而有趣味,表演形式越发多样和精彩,一个文化新品牌在大家的努力下孕育诞生、开花结果。

相信很多爱乐者和我一样,中午经过上海音乐厅,会驻足观望,抑或干脆进去听一场。当来“音乐午茶”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那么我们都会发现中午的时间多了很多乐趣。如今,音乐午茶即将迎来1000期,让我们继续和她约会吧!

十日谈

音乐午茶

音乐午茶为观众和青年艺术家搭建了一座非常好的桥梁。